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集傳卷十

元 毛應龍 撰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鍔曰士師為羣士之師法故名官曰士師柳下惠為士師蓋非明智君子明以用刑不足以為羣士之所師也又曰刑罰施于己為之後先王之不得已也其意實欲無犯焉故用五禁之法禁之于未為之先

是乃所以左右之也宮禁則閤人所謂不入官者是也官禁則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國禁則入國而問禁者是也野禁則今之田律野中之禁也軍禁則謹譟夜行軍中之禁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

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乎貴者也書而懸于門閭所以示乎賤者也夫貴者賤者無不知禁焉則刑不期措而自措矣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
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應龍曰紫小宰職掌凡官之糾禁乃退以官刑憲禁
于王宮憲若布憲掌憲邦之刑是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
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鍔曰凡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耳使士師掌之

何耶愚以為司徒屬官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于其先刑以鞭之于其後則民知所畏之六鄉之政成矣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鐸曰陰為諸侯刺探國事則反以告之甘口喋喋

是為邦諜 徐氏音辨曰若魏公子擒魏王令代晉
鄙為將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鄭鍔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獨
掌于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鄭鍔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不絕其社稷所以為戒

祭必有尸未有用刑官為之者勝國則無主後矣然
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
絕其祀是以祭之必用士師為尸焉蓋其勝之也本
于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為尸乃所以示戒也又曰
王者以祭祀賓客會同之事而出入則有司警蹕孰
敢犯屬車之清塵哉若以燕遊而出入則尤當致嚴
使刑官前驅而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凡剗珥則奉犬牲諸侯

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饗在廟燕在寢師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王師所須而有不從
令是謂逆軍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
之人也是謂犯師禁安可不戮也耶晉魏絳將與狄
人戰于太原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
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

戮其僕謂是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鏐曰令正要會令刑官之屬耳 應龍曰小司寇
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禁于國及郊野憲其
近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鏐曰鄉民之數教者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
糾戒而非正治其數也歐陽氏曰糾舉其罪過而禁

戒之使勿為惟恐其陷於刑辟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獄訟之情以辭而後見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直失當情無由伸惟察辭而知其詳乃從而辯之辯論其獄與訟之情狀其有死罪則別舉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既定其要辭又俟一旬之久乃職主其事為之入聽于王朝必待一旬然後入則在

已所思者欲審容囚亦得以自反覆也 歐陽氏曰
鄉士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
而上獄訟于國所以因地遠近為期之遲速之差者
其哀矜死刑防閑獄事之意深矣易之中孚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其若是乎

司寇聽之斷其獄獎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
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鍔曰司寇聽所要之辭乃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與
衆共之不敢任一己之見也 應龍曰羣士自鄉士
至訝士皆是司刑凡有職者皆是也使羣士司刑皆
在各出已見引法為證以其所犯之罪而附于法共
議之據其所犯合用何法使罪與相應成者議已定
而不變也衆議以定朝廷于其間擇取其中而用之
中者所斷得中無不及也士師受其中乃獄訟之已
成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鄭鍔曰掌其禁令使人勿犯王出至郊夾道而蹕以刑肅人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鍔曰國有大事謂田役之類也鄉民有犯令得而戮之民雖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
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
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
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
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歐陽謙之曰就郊而刑殺就其四郊之獄所在而刑

殺之也先王之殺人也以殺止殺遂所殺肆之各于其遂所以令當遂之人見之而知所懲也抑亦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意乎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歐陽氏曰郊有大事戮犯命者恐事當在郊則遂士掌其殺戮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

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鄭鍔曰此王畿之四面耳其士乃謂之方者蓋自鄉而遂自遂而家邑都鄙各分在王畿之方而方士以

十六人為之四人主一方故名曰方士也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
與其聽獄訟者

鄭錡曰地又愈遠故三月乃上于王國其地已分公
卿大夫為都邑矣故謂王朝為國別異之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其
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

主之

鄭鑄曰方士既不屬卿遂慮其易以廢壞歲終特巡省之以行誅賞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歐陽氏曰有治則贊有朝享之事將通達于王則訝士掌為之贊佐而通達之也

朝士掌達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

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鄭鑄曰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此至于旬者市者衆之所聚三日可以見矣外朝人所罕至故十日而後舉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瀆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歐陽氏曰二人同以財賈販出息恐一人侵欺不可攷究故以國家府庫所以出入之法行之其出入皆

有簿書可稽攷其數犯令或一人有所欺用訟至于官則官為之罰犯令者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歐陽氏曰此義諸家之皆未詳蓋前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令後有凡屬責者以意解之前凡有責者有判書是其責之大者也令屬責者蓋責之小者無判書但有所屬信于人而予之也所屬信者即地傳也傳保也地傳為保任以予之也以其無文書可

據但憑信地傳以予之故須得地傳以為之証然後聽其理訟之辭而決之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歐陽氏曰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賊之犯于一軍一鄉一邑一家者本軍本鄉本邑本家之人殺之者無罪以其人之受害或一時與之格鬪而殺之也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鄭鏐曰所遭之變故大矣民有犯刑者或出于不得已而國之用刑亦不可以用平時而不為之減殺故令之慮刑貶焉慮猶計度也計度其刑則寬宥于常刑之外計度其財則貶損于常用之式凡此皆恤民而已言邦國都家縣鄙則朝士所令者徧天下矣歐陽氏曰慮刑貶只當是減省刑罰未必便及用財之事也與荒貶之意不同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鍔曰天子為天牧民則民者天子之所司也設官而名之曰司民蓋天子司牧養之事司民司其多寡之數而登之耳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生齒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之所由始也不辨其國中都鄙郊

野則無以知其地之人数辨之使不相雜則其地之戶口衆寡皆可見也不異其男女則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使各從其類則他日嫁娶之年歲高下皆可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歿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鑄曰刑者國之大法民命之所係當與罪相應有是罪宜附以是刑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鑄曰刺殺也取也死者不可復生故必刺取臣吏民之意以可殺然後殺故名以司刺也以三刺三宥三赦三者刺取其實先王非有心于用刑大抵以赦宥為心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歐陽氏曰一刺再刺三刺之義若曰羣臣以為可殺一也羣吏以為可殺二也萬民以為可殺三也蓋至于臣吏民三者皆以為可殺然後殺之宜矣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鄭鍔曰既以三宥求之其可宥也又求以生之而有三赦之灋焉蓋宥也者雖所以寬其罪然尚有罪以

加之不若赦之為恩先王用刑豈真有意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罷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鄭鍔曰成王之于魯也命得郊與祀泰山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嘗禘與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又曰周分魯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則治民不可以無約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彛小約劑書于丹圖

鄭鍔曰大約劑與諸侯為約欲與宗彛並大小約劑與萬民為約欲與丹書永傳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大司寇云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

而藏之若大亂則諸侯僭竊變亂舊章而去其典籍必率六官而共辟其藏以明其罪大六卿共証之不信者則必誅無赦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

鄭鍔曰世之說者皆謂盟為衰世之事先王所無有其說出于禮記盟詛不及三王也嘗考之書載苗民之罪以為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

謂不可也。謂盟之屢而無信，適所以長亂也。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為王府有珠槃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茢之文。于此又設司盟之官，而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蓋不考之詩書耳。先王以信結民，上不欺下，而下不詐上，猶用盟以結信。蓋盟雖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則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鬼瑣。此司盟所由設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歐陽氏曰盟之禮儀即束牲載書歃血牛耳桃茢珠槃玉敦之事也 鄭鍔曰神向明而司盟向幽以神為明而南面告幽故北面也又曰禮儀皆北面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

司盟共祈酒脯

鄭鍔曰有約劑而不信至于訟獄則使之盟詛中有
所愧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竊疑周家獄訟者先
使之盟詛盟詛已訖乃使之束矢鈞金措刑之術本
諸乎此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
之媿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
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于司兵

歐陽氏曰金罰疑是入鈞金三日乃聽者亦是也朝士之職凡民同貨賄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此所以有貨罰也金罰貨罰二者皆自士官而入于職金故職金受之以入于司兵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金言入于司兵者大總言之與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鄭鍔曰屏風以金為飾與

司厲掌盜賊之任罷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縻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

歐陽氏曰辨其物兵罷不一也貨賄不同也皆有數量計其多少之數也賈而楬之計其貴賤之直也然後入于司兵防其侵欺及更易之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

珥沈辜用駢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鄭鍔曰盧令歇驕之類不得不相其善惡以犬遺人當防其噬嚙相之則不失其善惡之實牽之則不失左右之防 歐陽氏曰掌其官之政治若用拴用駢因所祭以別其所用相犬牽犬之職擇其人差其廩祿皆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

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
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冠以飾首也弗使冠飾使之免冠而見首也加明刑
者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于背表示于人 鄭氏
曰罷民不能自強于善散而無所屬故自恣而為害
拘之園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苦之使其善心自
生所以教之也弗使冠飾以見其無禮而被辱明書
其罪于背所以告人使其知以是罪而至此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臨江劉氏曰梏者校也在頭曰梏春秋傳曰以弓梏華弱于朝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耳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案王鄭之說適朝士絕句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恐王與公卿或又得而審詳焉重人命

之至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瀟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歐陽氏曰凡殺人者皆于市罪不至死而加刑不于市獨盜則刑于市焉惡之之甚欲人懲之切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

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

歐陽氏曰軍旅田役之時所有斬殺刑戮之事亦如
刑盜于市踣諸市肆之三日蓋所謂小懲而大戒也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
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
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
狄或作翟前漢匈奴傳曰夷翟是也此四翟謂蠻閩

夷貉四者之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鄭鍔曰凡封諸侯與其大夫之家彼挈其所有以之官或得用公之牛以助其載任則罪隸為之牽傍也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豈詩人所謂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者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沒入于官與四夷之人不同故不掌鳥獸牛馬之事所以別中

外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鄭鍔曰閩人知養馬故以役掌畜四隸皆言守王宮之事而閩隸不言者閩蠻之別種以蠻隸見之爾

歐陽氏曰掌子則取隸焉其義未詳或有闕文悞字

也或謂掌子謂鳥至于阜蕃而欲之掌其子則取閼
隸之屬以其人知畜養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夷人知養牛馬通鳥言故以役牧人 歐陽
氏曰蠻隸守王宮者執其國之兵在野外則守厲禁
貉隸同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

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或謂南方曰蠻閩則其別種也東方曰夷貉則其別種也獨無西戎之隸何耶蓋周之始開國于西戎西戎服之久矣武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從則不待于征伐而虜獲之也至于蠻閩夷貉之國自克商始通道于九夷八蠻其間有不服者或征伐而取之故以為隸爾 應龍曰自罪隸至貉隸通為五隸皆掌于司隸一官以五者其隸各有百二十

人故于百二十人之中各分頭目以掌之遂有五者
之名非如司隸以中士下士為之則得謂之王官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集傳卷十一

元 毛應龍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詔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歐陽氏曰布憲憲刑禁以達四海與職方同貫利達九州同意詔有詳盡威制之意邦國亦有都鄙左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孟子曰王之為都

臣知五人焉及邦國之都鄙示之詳矣 毛應龍曰
布宣布之也憲表縣之也布憲為司寇屬官周官之
治布于正月而憲於正歲自大宰而下皆然矣而獨
於司寇之屬專設布憲一官者蓋於刑禁尤重耳而
此官獨言憲邦之刑禁則此官以詰刑為主正歲表
憲之後以縣書之刑禁而詰治之詰治也不曰治而
曰詰蓋治刑者必窮其情而後可治呂刑言度作刑
以詰四方是時呂侯命為司寇作刑必以詰言今觀

篇中推作刑本意以訓羣后凡丁寧反覆之辭無非所以致其窮詰獄情之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視此經所言邦國都鄙四海辭異而旨同大抵聖人仁民之心欲使之不犯于憲網近者知之又欲使遠者知之大司寇布之舉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又表縣之而後詰之茲所以家至戶曉雖萬里之外無有不明刑禁之為不可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鐸曰司伺候之謂也司其私相斬殺戮者為天吏則可以殺人非天子之有司胡敢殺戮也是則止暴亂以安善良乃先王愛人之心也特以禁殺戮名官四者之罪莫大於擅殺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撓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

狗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鄭鍔曰事有不可正者加之以力人力所不敵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 歐陽氏曰亂暴力正若今有事不言於官恃其狠暴強力而報之也擣若擣詔之類誣若誣告之類事干於法禁者也作言不信者是誕謾訛言惑衆者爾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

誅之

鄭鍔曰徜徉觀望伺候為盜之人必誅之如是則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鄭鍔曰輦相值而礙也互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值輦互之阻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故因其至之先後以次而行之不惟

無爭鬪之端又起禮遜之俗矣又曰有節者奉王命之任也有爵者王朝之臣之來辟之又以見貴貴之理矣

禁野之橫行者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歐陽氏曰野廬氏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亦必事野之道路事之所徑由者因事脩除致其誠也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詩行有死人尚或殮之此周官所以有蜡氏之職王昭禹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離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藏亦歸於地而已蜡氏除骴為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為神奇而人之

所親神離於形則為腐臭而人之所惡除飀亦以人之所惡在是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鍔曰先王以為水者既以灌溉而人溺於水者必死酒者所以為禮而人溺於酒者生禍幾則苛而察之謹則戒而約之商之末世凡小大邦用喪罔非

酒惟辜民大亂喪德固非酒惟行周家懲之故設官以幾其不當用又謹其用之無節者凡以止酒禍也大川之逝雖烏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可游乎馮河而死聖人不與則川游之禁宜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徐氏音辨曰察昏星夜半所建則夜之早晚可知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

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王昭禹曰陽遂方諸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遂
之齊是也 鄭鍔曰其實皆鑒也金錫半者陰陽之
類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為火用諸夜則陰氣應之
為水也用是水以滌絜盛則曰明盥用是火以照則
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取者明水取於月以共之記曰
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爾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

為明竈焉

鄭鐸曰警以木鐸使無不聞軍旅脩火禁則不待中
春也衆之所聚器用資糧勝負所繫則火禁不可不
謹也 歐陽氏曰明竈設燭以穿墻也亦與刑於隱
之義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
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轆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

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鄭鏐曰僕所以侍乎王戎僕齊僕之類是也右所以
用兵以禦敵戎右車右之類是也馭則羣僕之長大
馭之類是也而其任有輕重僕則掌侍御之事苟有
不職罪皆可殺也然所由以進退則視乎馭者而已
馭非其馬之正則或時以其主與敵矣其罪尤重故
示以車裂之罪徐氏音辨曰此言為大夫誓其屬
耳誓大夫曰鞭五百刑不上大夫豈宜以誓之哉

鄭鍔曰大史抱天時相天地觀吉凶推察驗所係不小故誓以殺小史為大史之佐而已故但誓以墨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弼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草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草齒須備

鄭鍔曰張謂覆車之網以待其來則自覆以取之也

猛獸非弧張所能取故為阱獲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以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草珍異熊蟠之等以供饔羞皮草熊羆之屬以供器物之用皆須以時獻之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鄭鍔曰俟其來下則倚其脚然後取之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
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
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

政令即所謂萌夷芟耜變化之事也

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剪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蠹蟲

蝮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鄭鍔曰物有相制相治者不可以理詰也古之聖人達萬物之變得其妙用以為除害之術除蠱物則用莽草除狸蟲則用炭灰除鼃黽則用牡鞠除水蟲則用牡槀天地間物皆為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周公以上聖洞見其理隨取而用至於能殺其神而化淵以為陵此豈可以常理論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鄭鍔曰不見其形不知其天鳥乎天獸乎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其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也歟
橫渠張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詔呼嘆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

天下之政

鄭鍔曰朝覲宗遇蓋同四時之朝分為四等之名因時以明義而已又曰自千里國畿之外為侯服為畿服為男服采衛之服使之貢祀物者貢器物服物財物貨物者是謂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歐陽謙之曰時有聘問恩好所以密也王國之使徧
至於諸侯之國姦慝所以不敢作也姦慝之作大率
起於人之所不睹不聞之地肆焉而為之王使之殷
頻豈曰傳王命講禮儀而已哉其所以抑姦萌弭陰
慝為慮遠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其賓客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則其禮亦不

同是不可不辨而等之也既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
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以同邦國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
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
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
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
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
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縹藉五寸冕服五章
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
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
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

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位有遠近立有前後擯有多寡則尊者舒而縟卑者蹙而略故也 鄭鍔曰旣擯而

入朝王受其享必用幣帛所以將其厚意也而況諸侯之於王可無以見其後志於享乎故享必將幣公再拜而送之以明其臣職之恭其獻必至於三者臣侍君燕不過三爵三日而月成魄故古之冠者必三

揖讓者必三揖三讓則禮成於三可知臣之享君止於成禮而已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鄭鍔曰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旂貢有物貢不見於此蓋王責於諸侯者唯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燕游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之將意皆不可立爲定名以責之也諸侯有享上之誠或以幣而享王或以玩好共燕游之樂或以錯雜之可食者欲其自致於王即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爾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鄭鍔曰問不若視之為厚視不若察之為詳愈久則愈致其勤也象胥傳言之官也五方之人聲音不通言語不同諭之以言語則曉之使知也為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告國人或以交隣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然後可以協而合之瞽諸侯掌樂之官吏諸侯

主書之官欲其同名所以正名者一字之差而義理
乃與樂本於律呂所以感召和氣節奏或差戾沴遂
生會於王朝則使瞽史諭之聽之也患其法度之或
廢壞而變革也則遣行人達其所執之瑞所用之節
同其度之長短量之小大成其牢禮之或九或七或
五其所得用者同其器如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
者八法八則王朝施於都鄙官府而行人之所達者
恐其久而或廢故修治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劉氏音辨曰賓應言擯與小行人職同 鄭鍔曰諸侯來告急用幣以將其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鄭鍔曰問以言為禮聘以財為禮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歸為承而擯

鄭鍔曰親受其貢獻則恩意浹洽乎人心而諸侯事上之誠無時而敢替矣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待諸侯者欲不失其舊也又曰逆勞于畿入境之勞也歐陽地山曰郊勞也眡館也將幣也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小行人皆為之承而擯相之也或問小行人云諸侯春入貢王氏說謂春入貢則朝正之時集傳

其說何邪曰周以建子為正凡大朝會用子月則朝正之時乃冬十一月故不可以春入貢為朝正之期如賈氏疏謂貢物經冬至而後春可入此說善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

王昭禹曰協九儀賓客之禮因使行告語中國使諸侯不忘之意也告之以諸侯事王王撫諸侯交相親

愛之意使不暫忘於心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
以竹為之

徐氏音辨曰三節皆竹也加以旌為旌節副以符為
符節無旌也無符也管而已所謂管節也守都鄙者
受角節于邦所謂邦節都鄙所以使人則持管節所
謂天下之節 鄭鍔曰掌節無都鄙用管節此則有

之言貨賄用璽節此則不載何也以意推之行人掌達於天下而都鄙在王畿之內欲以節達於畿內爾故特言焉貨賄之璽節則通門關之商賈爾行人掌奉使之事何與於通貨賄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鍔曰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合符之瑞也上

所以驗乎下下所以合乎上故以瑞名之小行人掌
成於內外均用以為驗彼此守之無或虧壞是之謂
成成如牢禮之成大宗伯典瑞皆言執執之以為禮
也此言用與執異使之以為合符之瑞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
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歐陽謙之曰物猶事也此之五物若札喪凶荒之類

是也有此事故則必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即賻補賻
委之類是也下五物其訓為事亦同 鄭鏐曰賻補
以財賻委以粟槁禮以燕勞之禮慶賀以贊美之言
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治
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
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
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

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鄭氏曰慝惡也猶圖也 鄭鍔曰四方之遠萬民之

衆利或未興害或未除人君不及知也必合載之以
言其利害所在不可以無書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
也刑禁也諸侯之所在者或有逆順謂於王國之法
或有從違也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
暴亂也作慝猶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為一書無
以知罪惡之輕重也札喪也凶荒也厄貧也諸侯所

遭之故也不為一書無以知遠方之憂康樂謂民之樂
生和親謂鄰國之交懽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也不為
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千里有不同之風百里有不
同之俗而況國有封疆之界其事各不同則其書不
可混而為一此所以每國辨而異之以反命于王則
王所以總攬者得其要不出戶而可知天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集傳卷十二

元 毛應龍 撰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鄭鍔曰擯在門外主接賓也相在廟中輔行禮也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周旋進退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賓客之儀正謂是爾行禮之際司儀掌擯之以禮以詔王

之容儀辭令揖遜之節使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動
容中禮使人知其盛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之辭令
以出語言之揖遜以交接言之皆欲其中節無失之
俯而卑無失之仰而傲焉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

鄭鏐曰時見之會殷見之同皆為壇於門外以命事
故謂之壇與四時之常朝異又曰每旁各一門主之
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闢四門之意也

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歐陽謙之曰拱揖之禮以舉手高為重天揖舉手為高尊之也時揖舉手為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迎下卑之也或者謂天揖為自尊倨土揖為自卑下厚於庶姓而薄於同姓失先王之意矣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降殺如此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鍔曰既奠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為幣其獻也亦各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裸以鬱鬯其裸而禮之亦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又曰行人言饗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禮者蓋國之正禮有饗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於國外之壇嫌於拒而外之故特言盥以見會而命事於外必入燕於國中之寢以示恩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

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勞以勞其行一勞在境二勞在遠或使卿或使大夫皆三辭者辭其勞已於遠而不敢當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餐如致積之禮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有郊擯之禮賓陳九介主君於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辭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

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
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
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擯已傳辭
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辭不獲已乃出車以迎主
君之辱而臨已又三揖三辭然後拜而受其勞受勞
訖方出車以送主君三還三辭之乃再拜而別聘禮
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
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又云君使士迎於境大

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敬讓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三揖三讓而入廟門諸侯五廟始祖之廟在中兩廂各兩廟則有二門每止一門則止一相止謂絕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事不可止也歐陽氏曰致積致殮致館郊勞其授受之前皆有三辭之禮獨將幣之時既登階之後直授幣而已更無辭遜之禮何也當攷每事如初賓亦如之亦如上再拜受幣賓拜送幣主人以爵禮賓客必再拜而受爵主人亦再拜而送爵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

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為客又曰登受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君之命而致敬也使者退而去則客

拜而送之也客至則遣使致以所舍之館其儀亦如郊勞之初言如初則如其始時之禮而已不備使者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

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如初謂與將幣之禮同也私獻私有所獻非其國君所遺之禮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鄭鍔曰君就館省視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鄭鏐曰凡賓客送逆不以其去來而為之勤惰故自逆至送其禮如一也 應龍曰上經指言諸公相為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客而相禮此經四方之賓客則五等諸侯之君五等諸侯之臣互相為賓客互相為朝聘之禮或假道過往之類主國所以待之之禮

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歐陽謙之曰行人之儀言於司儀何也司儀正行之屬序官可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焉當如字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鍔曰傳其辭言使達中國之語於朝王時言語可以相通也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其於揖遜辭受則擯之相之詔侑以禮儀也訂義曰凡字疑當作

掌字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應龍曰愚按象胥本為夷狄而設鄭氏註二經皆指諸侯為言今不取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士下事庶子

鄭鍔曰作事謂王國將有事於四夷非中國之事大事

使諸侯主之其次使卿其次使大夫又其次使庶子
主之事有大小爵有尊卑權有輕重用入各得其稱
固理之宜也必於象胥言者蓋馭夷狄之道尤不可
不謹也事之大者而俾卑者處之則夷狄無所畏憚
事之小者而俾尊者主之則輕其國體而取笑四夷
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鄭鎬曰王巡守於一方及因巡守而合諸侯於一處主君必用犢以充天子之膳諸侯事天子猶天子之事天用犢貴誠以為物不足以稱其德故以誠為貴也諸侯之於天子亦唯誠之貴故其殷膳以牲犢也歐陽氏曰百姓皆具者百官既衆必具百姓以待之

也百姓以數目之多寡言之非以名物之差殊言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甕
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簋車禾眡死牢
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鑿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

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
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
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
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
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
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鄭氏曰牽者各視其數而已問皆以脩於其始至以問問闊則有脩焉脩脯也 鄭鏐曰皆用脯脩以將之自殮五牢以至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殮之禮也夕食曰殮謂其薄也食以十為列凡四列也黍稷者食之常而稻粱特以為禮爾朱氏鹿鳴詩傳曰筐所以盛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侑賓勸飽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鄭鏐曰不以其君來而加厚不以其自來而寢薄所

以示其至誠之心如一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鄭鍔曰行禮必假於物物不備之時勉強以如禮非所以為禮也故當國故而物不備之時遂有減殺之法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鄭鍔曰賓客死於主國致之以禮皆以遭喪之具所以使其喪有所給若賓客在主國自聞其親喪凡主國饗之之禮皆不敢受若夫芻稍以人馬日用不可以一己之喪而不受故受芻稍 歐陽謙之曰不受饗食者蓋主人有喪不宜速賓雖主人備禮且不當受當辭之受牲禮若殮饗餼牽牲而致之者則可受也主國自有牲牢待賓之禮不必改為脰字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

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摠
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
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
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
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
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
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

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鐸曰執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民所聚之處而告之以王者德意志慮德則王脩諸身而充實光輝者意則王之所蘊蓄在心而未為者志則王之所趨嚮而見於施為者慮則王之所遠圖而預防者九重之上人不可得而知掌交所至則道而達之諸侯萬民斯曉然知上心之所在矣故知王之所好惡則從而辟之從其所好而辟其所惡則情不相違而心

如一矣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鍔曰邦國有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之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為之結其交好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也當其往而通之則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萬民而取其財也利國之法莫利於此故言利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

而致其親也鄰國相親莫親於此故言親諭以九牧
之維使知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為國之維也為國
之維莫如方伯連帥故言維諭以九禁之難使知司
馬九法以禁邦國者不可犯誠可畏難也諭以九戎
之威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威邦國者誠為威嚴也

掌察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鄭鏐曰都家之事君長得以自治然有當治於王國者朝大夫為之治於王朝 歐陽謙之曰國謂王國也國之事故不必施於都家者凡國有事故都家皆當知之朝大夫皆當達之所以上下之情通若今進奏官報州縣者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鍔曰國若有政令將達之於都家則令其朝大夫以傳達之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者必因朝大夫而上達若夫國之大事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也其君當自至而稟王命可也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集傳卷十三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貢生臣湯廷泰

監生臣龍舜耕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元 毛應龍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故曰

司空應龍曰考工記固知非冬官舊文然其書稱人稱

氏至於闕官之類甚似周禮舊文蓋自周之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孔子時禮樂之書已多不具是以問禮於老聃自衛反魯傷其雜亂復重而

正之當是時周公制作其不存者固有之矣近代儒者謂冬官元不亡各散在五官中愚於或問已詳其不然要知司空掌治百工考工記之作以備其事之大數鄭氏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之以世考之其書嘗經秦火既在秦以前又其事皆司空之事所宜有由是言之作此記者安知非為當時亡失冬官遂遵舊典以成之愚故曰謂冬官之屬猶有出於考工記之外則可謂五官中所有之屬欲強取以補冬官之

遺則不可東萊呂氏曰考工記其文闕偉鉅麗亦先
秦古書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鄭鏐曰夫百工雖曰賤藝然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
天下利其法本出於聖人為工者因聖之法而制作
焉苟無以考其良窳則器不足用而良法遂廢矣此
所以命司空執成法以考之周亡至今數千年如鍾
鼎尊爵後世之工號為至精者有不能及非考之有

法局至是哉 應龍曰王公士大夫固可謂國之職
工商農婦之屬貴賤殊等亦得以並列而為六蓋國
之所需百工之事為甚重不可以賤藝之事忽之也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
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
絲麻以成之

顏氏曰坐而論道無為者也作而行之有為者也

鄭鍔曰具其器用使之無或不足也所謂珍異者可

以為服食之資可以為器用之飾苟無人以通之有
餘於此者或不足於彼而物之至美或滯於一方必
有人貿遷其有無使之相濟以為用相資以不乏所
以使貨財流羨而民足於衣食也出於地而利於人
者地財也然地雖有財必待人有事於地而財始長
人能勉致其力春耕夏耘不憚勤苦則地無遺利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顏氏曰公亦人臣而與王同坐而論道者也 鄭鏐

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通謂一職爾不可分二也何以言之道者亘萬世而無弊何論之有若夫時有汚隆道有升降當其時所宜行者則不可不論也為王公者坐乎廟堂所論若此為士大夫者奔走乎下聽其所論從而行之王公既相

與講明以發斯道之隱此則行乎王公之所論豈非
通為一職哉 陳用之曰飭力以長地財非特受田
之夫而已山澤之農皆與焉蓋三農生九穀園圃毓
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皆所謂長地財也 鄭鏐曰
記考工者欲重此百工可也今方以農商嬪婦並列
而為職豈亦將以考之歟意以謂長地財不可以無
農通貨賄不可以無商化絲枲不可以無嬪婦而備
器用安可以無百工哉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如必自為而備用之則非人人之所能為由是論之
國不可無百工猶耕不可無農貨不可無商而絲枲
不可無婦功百工之資於民用如此其急惡可以無
考之之法乎此司空之篇所以有考工之記歟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顏氏曰以薄地除草故謂之鑄 鄭鍔曰燕幽燕

應龍曰按韻鋤通作函甲介鎧也

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

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鄭鍔曰古之治天下也必立國工使為民所不能為之器以資民用若舉國皆能為之則不待立是工粵乃揚州之域厥土塗泥人人治田故能為鑄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其民長於攻木為戈柶匈奴唐虞三代時所謂山戎獫狁獯鬻

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創如創業垂統之創謂闡端於始也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守之世謂之工謂父子傳而不失也鄭鏐曰天地所生未有一物不可用者而萬物後酌見可用之理闡端造始發而制之於衆人未為之先故曰知者創物有以開其端則有以述其事

者而巧在所用焉故曰巧者述之述如繼志述事之
述謂述而行之也知者肇造於其始矣規矩誠陳準
繩誠設唯有至精之巧者善於其事乃能因其制作
循而述於其後故曰巧者述之巧者能述之矣苟不
傳其業使世守之則古人之創制或幾乎熄又曰百
工雖能運巧思以成其事而其成則在於規矩既立
之後自非聖人之知足以闔而創其始則百工之巧
無所用於天下矣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陸氏釋文曰爍當作鑠說文銷鑠之也 鄭鍔曰夫金者物之至堅者也非聖人知以火而銷鑠之則至堅者不可鎔以為刃土者物之至緩者也非聖人知以水而堅凝之則至緩者不可範以為器陸之遠者足有所不能窮非聖人作車以通之則行乎遠者勞矣水之運者徒有所不能涉非聖人作舟以濟之則

涉乎險者殆矣金可以為劒戟之用土可以為陶旒
之用舟車可以為水陸之用聖人未作則天下同於
無知聖人已作則萬物獲其利用彼百工者雖曰巧
足以述之於既成之後故曰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
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 陳
祥道曰前言皆聖人之作也以謂百工之事自聖人
而興後言此皆聖人之所作也以明百工之事非聖
人不能創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顏氏曰天時有因而違其時地氣不辨而遷其地則以燕荆之角幹紛胡吳粵之筭金而加之般輸之巧亦不以為良矣 鄭鏐曰觀夫至美之材其質既良加之以良工之巧其藝且精不患乎器之不良也然而材則有至良之質工則有過人之巧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此何理哉蓋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氣而

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為弓者必順乎春夏。夏筋必治於夏。角必液於春。他非無時也。以為非此時則不順乎天而不足以為良也。為刀必於鄭。為斤必於宋。為削必於魯。為劍必於吳。粵。他非無地也。以為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為良也。如使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而欲為良。詎可得哉。故曰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枳即藥家枳殼之枳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歐陽氏曰橘皮薄枳皮厚南方地薄北方地厚故橘移於淮北則變而為枳地氣使之然也邵康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

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於北方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

熙寧初其言乃驗

陸氏釋文曰濟四瀆水也濟水屬齊王莽時其流絕貉獸名詩七月

一之曰于貉朱氏曰貉狐狸也

鄭鏐曰萬物賦形於天地抱氣於陰

陽宜其無所往而不能遂其生育之理然植者非其地則變其本質故橘踰淮而北遂化為枳飛者非其

地則有所不居故鸛鵒處濟之西不肯踰之而東走者非其地則不得以自生故貉踰汶水則必死彼其生植飛走之類疑若無知不必擇地而安也然而若此者盖由地氣非所宜故爾旅葵曰犬馬非其土性正謂此也

燕之角荆之幹姁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鄭鏐曰荆楚也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姁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氏曰筈讀為橐謂箭橐又曰孟

子言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者也此四材之美者蓋由土地之所宜故特異乎他邦之所產也故曰燕之角荆之幹紛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鄭鏐曰天之運也一為春夏而萬物生一為秋冬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孳萌於子紐牙

於丑畢成於戌該闕於亥此生死之時也石解散曰
泐至堅者石疑若不能泐矣然而盛暑之氣爍石流
金則堅或至於解散至柔者水疑若不能凝矣然而
隆冬寒沍則堅凝而為冰既堅矣疑若不能釋也及
夫煖氣融和則復消釋而為水凡此皆天時使之然
也惟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寓形乎天地之間亦
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不因乎寒暑陰陽哉故
工雖巧矣時也地也材也苟一不能備則巧無所施

故記者所以貴乎合四者以為良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鄭鍔曰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不可失一也上文既辨地氣材美天時之事於是繼之以百工之事焉
顏氏曰色則設之而已設之則彰施焉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鼎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

工玉櫛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旒

鄭鏐曰攻木之工七輪人為輪輿人為車弓人為六

弓廬人為戈秘之等匠人為城郭宮室溝洫之等車

人為車梓人為飲器射侯之等

陳祥道曰七者外有輪人焉其實則八先

儒云攻木之

工遺輞人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鏐曰陶陶土以為器也有虞氏所以尚陶者去古

未遠世質民淳故貴夫瓦器之質也記曰泰有虞氏

之尊也則其尚陶可知矣匠匠人營宮室為溝洫者
夏后氏所以尚匠者荒度土功卒有天下故貴乎平
土之居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其尚匠者
可知矣梓梓人也攻木以為筍簾為飲器者商人所
以尚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革其質而趣於
禮樂之文也輿車也周人所以尚輿者禮樂至是大
備用乘車所以嚴貴賤之分也 陳祥道曰上之為
言尚也所尚在此故上之也匠也梓也輿也自虞至

周皆兼有之特矜百工之中各有所尚焉爾各有所
尚非異好也時焉而已自虞至周其猶天地之運歟
虞之時譬則冬也庶事以質故尚陶夏之時譬則春
也視有虞則微有興作故尚匠殷之時譬則夏也視
夏后氏則禮法為加文故尚梓周之時譬則夏秋之
交也赤與白謂之章而文備成之時也故尚輿先儒
謂禹治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
其理固然要之聖人所以昭世之尊上特其應世之

迹不得不然非以已所常從事者而為之好尚也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鍔曰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以車為上欲言周
人尚輿之由故言虞夏殷周四代之王所尚各異唯
周之所上者輿也故言作車之工為多焉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枹六尺有六寸
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
尺謂之三等父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朱氏曰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

錢氏曰輿下曰軫或曰收詩小戎倭收應龍曰禮

記注戈鉤矛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向上為鉤又云

戈兩刃陳祥道曰崇者聚而高也戈柲六尺有六

寸直而建之則崇於軫不止四尺而已惟既建而迤

焉則有折除之法存而特取崇於四尺之數陳祥

道曰酋矛蓋以別於夷矛之名酋矛常有四尺夷矛
三尋則酋矛視夷矛為短 鄭圖解曰父主擊戈戟
主刺戟三刃又曰車有六等之數并軫數也夷矛不
與焉六建并夷矛數也軫不與焉軫戈人及車戟酋
矛此車六等之數并軫數戟酋矛夷矛人此謂六建
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鍔曰上言車有六等之數蓋舉其凡也下云車謂
之六等之數歷叙六等於上而終言之謂六等之數

如此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鄭鏐曰車之所以運轉不窮致遠不泥者以有輪也輪運乎車下載於地上苟不能運雖有益軫特虛器爾則輪者車之本也既有所本則察車者可不知其所本耶故曰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知

察車之道必先察乎輪誠以輪者車所資以運行故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周流罔極則車之作以輪為先可知矣察車而不先於輪是不知察之之道也故又曰是故察車自輪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鍔曰巾車掌王之五路校人掌王馬國之六馬馬所以駕路也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兵車駕戎馬田車駕田馬乘車則或駕種馬或駕道馬其與戎馬皆國馬之高八尺者也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又曰兵車所以即戎田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時所乘者也王者之於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使戎事之不戒武

備之不修雖有乘車烏得而自樂耶故記考工者必先兵車田車而乘車處其後者使有天下之君知所先後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轡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鄭圖解曰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字書云車輪之穿為道 鄭鍔曰今世之所謂軸頭也 應龍曰車軸之端貫轂者名為軹轂末之小穿容軹者名為軹 歐

陽氏曰軹云者蓋軸之所貫而轂孔之向外者也

錢氏曰在軹之上曰輶曰伏兔曰車履 鄭鏐曰輪

崇六尺六寸則軹崇三尺有三寸矣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崇三尺一寸半矣軹去地三尺有三寸上有伏兔尾後上載車軫始有車輿軸三尺三寸伏兔及軫共七寸則四尺矣車輿去地四尺而人長八尺則登下為便為車必欲軫去地四尺者正以人之長短登降而節爾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林氏曰和者有異而無乖則三材雖異合而用之使各相得而無乖戾 鄭鐸曰材既美矣又有待乎工之巧然後因材以致用故繼之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三材以為輪必為之孔入轂入牙皆使得所是之為和非巧者則不能焉百工之制器惟輪人為輪弓人為弓皆曰巧者和之蓋輪合三材而為之弓合六材以為之惟材之合者多故貴乎工巧始能調和使

不垂戾也且合五聲以為樂必精於樂如師曠者然
後能和其聲合五味以為食必精於食如易牙者然
後能和其味而況合三材以為輪合六材以為弓而
不有待於巧者以和之歟

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
固抱也

林氏曰輻外入乎牙內入乎轂以正直為體故為直
指 鄭鍔曰周圍轂輻者謂之牙牙輪輹也

林氏曰
輹木為

牙夫唯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謂之職者轂輻牙各有職任利轉者轂之任直指者輻之任固抱者牙之任三者各當其任至於輪久而敝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慎爾而下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顏氏曰望而眡之者遠而眡之也 林氏曰慎如巾

之冪物謂其身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迤謂輪勢下親於上而無所礙也 顏氏曰進而眡之近而眡之也 林氏曰進而眡謂車行而眡之 鄭鏐曰當其車之止時遠而眡其輪欲其慎爾均致而傍倚當其車之行時近而眡其輪欲其致地者微蓋輪已圜故能運轉而不滯也 林氏曰凡此皆謂器之已成而視其所作之善否然則所謂取者取其器之善非主方外之時而為言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眊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眊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林氏曰輻之肉不可失之大亦不可失之小其肉與轂牙相稱者也 歐陽氏曰肉稱陸氏曰無音肉當作柔又反按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實處也好空處也輔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眊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齧則輪雖敝不匡

鄭司農曰綆謂輪筭

必計反也

愚曰筭旣蔽也所以蔽旣底

鄭鍔曰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盖凡造輪皆向外筭向外筭則車不掉 歐陽氏曰輪之

入牙者稍出向外邊三分寸之二也輪雖其形如筭然爪之入牙者其鑿孔必正直而不隨之以邪曲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歛

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鄭鍔曰木向陽則受至陽之氣其文必稹密而其材必堅蓋陽氣之所聚也木向陰則受至陰之氣其文

必踈濶而其材必柔蓋陰氣之所聚也

林氏曰夫陽為實故其木

之理所以稹陰為虛故其木之理所以疏陽為剛夫故其木之體所以堅陰為柔故其木之體所以柔

惟木之剛柔如是其異欲其皆剛豈無法哉是故刻

識其陰之方炙之以火養之使堅俾其堅也與陽木

俱等以之為穀則無剛柔不齊之處穀雖至於敝矣

亦不斂暴而起也凡物暴起謂之斂轂必輓之以草
草欲著木欲堅者柔木而以草輓之久而木瘦減草
不著木必暴起矣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
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誑之以為之轂長

鄭鍔曰兵車乘車之輪皆崇六尺有六寸用其崇之
尺寸而六分之取其一分以為牙之圍則牙圍一尺
一寸矣歐陽氏曰牙圍一尺一寸其形蓋不規圓也

其制若橢然鄭氏以為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可見一
尺一寸除一寸三分寸之二餘九寸三分寸之一內
外面各得四寸六分有奇除踐地者厚一寸三分寸
之二不漆外內面不漆者猶各一寸通計三寸三分
寸之二內外各面有漆者猶各得三寸三分寸之二
矣

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稍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
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輶

鄭氏圖曰轂之材中以虛受輶故大穿為賢小穿為輶 歐陽氏曰轂長三尺二寸取其長而五分之每分則六寸四分依鄭注云去二以為賢則得尺九寸二分圍三徑一賢徑六寸四分去三以為輶得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四釐轂之中賢為大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四寸五分之二數次之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輶為小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二寸二分四釐制轂之法大穿向內小穿向外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草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鄭氏曰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鄭鍔曰轂以運輪不直則輪不可行故治轂而為之形容必欲其直篆轂約也以革約轂詩約軹錯衡孔氏疏約謂以皮纏束之鄭鍔曰轂必有約不篆則約無飾也故陳之以篆然篆不正則車無辨故飾五采為篆以飾其約必欲其正中車言服車五等而曰卿乘夏篆則篆以為辨

可知矣 顏氏曰施膠所以為附麗之故也故欲其厚施筋以為纏束之故也故欲其數膠厚則不離筋厚則不敝歐陽氏曰所謂篆竊意即陳之於幬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鄭鏐曰輻之廣三寸半轂長三尺二寸令輻居三寸半其餘有一尺八寸半然其置之地不可不審是故又以其餘二尺八寸半而三分之輻之外二分則一尺九寸輻之內一分則九寸半於其中而置輻焉

鄭氏圖曰轂外以寔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

陳氏曰量轂之鑿入以為輻廣則深廣均矣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林氏曰輻廣而鑿淺其蓄不深是以易搖抗而不固
鄭鐸曰鑿以容輻輻之廣必欲與鑿深相稱使無有
餘不足則善是故鑿孔深三寸半則輻廣亦欲三寸

半兩者相當即無危摯 顏氏曰鑿雖不可淺亦不可深也輻雖不可廣亦不可小也鑿深則固有餘而輻小則強不足林氏曰鑿深而輻小則其幹弱是以其蓄雖固而不強也

故竝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鄭鍔曰竝度其輻之廣以為之弱短長小大力足相稱則以是而載夫至重之物物雖至多任雖至重轂亦不折焉以其無有餘不足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鄭鍔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除其入轂之處取其餘之長者三分之削小其一分以向牙也惟向牙之處削而小則以之行塗泥中泥弗能附著之也何則向塗處小則其勢下也故雖泥深亦弗之濂也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

林氏曰直以指牙則無曲故鑿內相應 歐陽氏曰
繫若今匠人用木漸爾

六尺有六寸之輪縵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鄭鍔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謂兵車乘車也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
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
輪雖敝不斲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
用火之善

鄭氏曰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也侔上下等林氏曰輪有山行澤行之異當順其所宜行澤則其地濕故薄其踐地而杼之行山則其地剛而多石故等其上下而侔之

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

歐陽氏曰匡似贅陞不平正之意前一面察其畱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之意可見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

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鄭鍔曰繩所以見其輻之直矣未知其厚薄之等否也又浮之水上以觀之苟兩輪入水平沈皆均則知斲材等矣上云平沈必均蓋言揉輻時試之於水欲其均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於水亦欲其平沈之均歐陽氏曰車轂之空中向內為大穿當受軸處為藪向外為小穿今言量其藪以黍統言一轂空中容受之實也容受之多少同則壺中之大小同矣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歐陽氏曰言規之以至權之而無不合也盖有自然中於律度之意矣工之制器若是不謂之國工何哉輪人為盖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鄭鏐曰盖斗四面鑿孔以納盖弓最處盖之上者也名之曰部言其穹窿而高處乎上部以總衆弓如部伍然也伸六寸之程圍以為此部之廣程圍六寸則

部之徑亦六寸取其在下之圍以為在上之徑故以伸言之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鏐曰此欲言蓋之分寸故先言枚以起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鄭鏐曰弓之內端削之使狹繩廣一分也 鄭氏圖

曰自部外以觀弓鑿之廣故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

下四枚自部內以觀弓鑿之深故鑿深二寸有半下
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
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
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
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
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鄭鍔曰揉與揉牙輻之揉同揉而曲之謂之揉輻之

近轂者謂之股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也與輻之牙者謂之蚤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其小也於寸六分之數而去其一分以為蚤圍則弓之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又曰前云部尊一枚言部之高爾若夫弓之入部三分其長以其一分為高 歐陽氏曰上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弓長六尺所揉者近部二尺也不揉者下宇曲四尺也自宇曲之蚤曲折而計之則近部之處其高於宇曲之蚤二尺固有

餘矣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輿居中以載者也詩詁曰輶軸以上加板以載物謂之輿輪處下以運者也漢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衡在前以扼馬者也韻釋文章扼曰衡輪之崇車之廣衡之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鄭鍔曰此殆指兵車乘車而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廣衡

則計其長各因其所主言之也參者要如一乃謂之稱車廣即謂輿之廣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朱氏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鄭鍔曰式必曲為之所謂揉其式也

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鄭鍔曰二木相附上出於式 應龍曰轡按說文車

旁也錢氏曰高出於輿之兩旁曰轎鄭氏前注謂戈戟矛皆挿車轎賈氏以為斜置於轎之上下歐陽氏又謂轎之為制恐有四柱上有橫木其下又有木縱橫貫之以為車欄也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寸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式而頭得俯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

鄭鍔曰軾圍一尺一寸三分而去其一以為式圍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以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而三分之取二以為較圍則四寸九分之八也軾有二轂末謂之軾輪人所謂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軾是也車較之下其植之直者與植之橫者縱橫相貫亦謂之軾即此所謂軾也 歐陽氏曰竊意此木與

較相附其制與較同皆四寸九分之八也豈較在前
轎在側二木之名可以相通其實所謂軹必在兩旁
轎木之下縱橫相貫若今馬眼然歟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轡圍

鄭鍔曰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參分而取其二
以為轡圍則轡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
繼者如附焉

鄭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與人治木有當園者有當方者園者必欲其中規方者必欲其中矩則為方園之極矣夫木之立者無以知其直之果否惟縣繩以驗之則知其直木之衡者無以知其橫之果否惟置水以驗之則知其橫立者必欲其中縣衡者必欲其中水則直與橫審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鄭鐸曰居處也木有大小以類相從則強弱敵剛柔均無有餘不足之患故大小不可并若以大并小則小者力不勝大者之倚必摧而折如其未摧使馬引之則小者先絕矣何則木之強弱適稱則力任相等如一強一弱則馬所引弱者先絕而強者無恙固其理也惟其然故處之之法當得其所焉

輶人為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

本疏云衡軛也輶輶也輶從軛以前稍曲而上至衡

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
故謂之梁輶 鄭鍔曰制作必欲中法所以有三度
也三度者國馬田馬駕馬之輶淺深不同其度數有
三也 歐陽謙之曰輶人而與軸並言何也軸之在
車其形象具用主乎利轉與輶蓋同也故附于輶人
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駕馬之輶
深三尺有三寸

鄭鍔曰高六尺者名駕馬駕役車者也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媿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鄭鍔曰車雖有大小至於為軸之理則一而已又曰自軌前凡十尺策以策馬則半其數長五尺轅十尺而策五尺取足以及馬不長不短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輻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此言凡者與下經為目云持任之材鄭鍔曰任各因

其所宜而任之使力足以勝其任而已凡任木有任其正者有任其衡者所處不同用力亦異故其材之所宜貴各得其當也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輻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凡揉輻欲其孫而無弧深

歐陽氏曰案鄭圖解軸居下轂在軸上轂即伏兔也兩伏兔居兩頭輻在中央所謂當兔之圍即輻也然

輶與二伏兔並居軸上而為三則其大小當無異矣
今夫大車之輶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
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
任及其登阨不伏其輶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輶直且無
橈也

朱氏曰輶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應龍
案詩六月云戎車既安如輶如軒注輶摯也 鄭鏐
曰節其軒則其勢不至於高而上于節其摯則其勢

不至於輕而下至

故登阨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阨也不援其邸必繙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林氏曰援引也言引而傷車之邸 歐陽氏曰按四圭有邸鄭注邸本也車邸意者指輪而言也援其邸其指輪之踐地者而言乎

是故輶欲頗典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氏曰揉之大深則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鄭鏐曰揉之深則大曲而傷其力力傷則易折揉之淺則微曲而其勢直於馬背故馬常若負之然非所以為善故曰深則折淺則負注謂輶之揉者形如注星準謂輶之在輿下者平如準 鄭鏐曰形如注星謂自上而下其勢急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平而準則其弊也亦難此車所以能久不失

之深不失之淺可否相濟通於調和則乘之者無動
搖之患如之何而不安哉

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鄭鍔曰上文云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此欲弧而
無折者蓋輶之勢揉之太曲如弧則必折不曲則能
覆車故欲其弧但欲其弧而無必折之理耳上文欲
其孫此又欲其經而無絕者孫即經耳順其文理謂
之孫理而直之謂之經揉輶者惟恐不能順其理爾

不順理則斷絕而不相屬矣故欲經而無斷絕之病
蓋輶為一車安危所繫故既言之又再言之欲其頑
典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絕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見
為輶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陳氏曰輶所以駕馬輶既善矣則馬受服而不能自
已非人欲止之則有前而無却故曰進則與馬謀退
則與人謀鄭鍔曰上云和則安故言其安之利馬之

行也以進為主人之御也有進有退馬惟欲進其行有進而取道之勢故若與馬謀馬人或欲退輒有順而可摯之勢故若與人謀馬謀謂與人馬之意不期而合猶有相謀然也

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輶之和也

陳氏曰陪乘者為右則尊者在左可知矣 鄭鏐曰車有兩驂兩服詩云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兩驂

如舞言其不拘闕也轅若不和則馬必拘闕而相契
契倚而相合之義也轅若不和則馬必前後而相需
需遲而相待之義也唯輶之和則雖千里馬無契需
之患故曰馬不契需又曰衣之下裳謂之衽故禮記
云扱衽不入公門又云深衣續衽皆謂裳之下也御
車者常苦於裳之易敝以其近下而摩於車也唯輶
之和則無動搖之勞故終歲御而衽亦不敝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

鄭鍔曰登進也輶之善也馬不契需愈遠而不知其遠矣能勸馬使進而用力也馬力已竭輶猶有進而取道之勢

良輶環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灑謂之國輶
鄭鍔曰灑漆文理也歐陽氏曰灑漆之文理也韞人為輶陶曰良鼓瑕如積環弓人為弓曰角環灑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車之隧四尺四寸軸居其中而伏兔正居軸上則軸之前後輶之長皆二尺二寸

鄭鏐曰輶不善而動搖則漆消磨而不見矣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陳氏曰日之運行也一歲一周天合輪輻三十宜以象月而曰以象日月者蓋取其合宿之數也有經星有緯星所謂二十有八宿蓋經星無變者經星分布乎天而周天之度有常分而不可變易故蓋弓以象之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

鄭鍔曰盖弓之所象者象星之數也旗之所象者象星之體也又曰晉志云心三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註云大火心也東齋書傳曰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房星為大火歐陽氏曰東方為龍故東方宿以蒼龍名之曲禮左青龍之義亦如此然以星圖考之大火蒼龍宿之心而九星乃蒼龍宿之尾於十二次為析木今龍旂九旂取象於九星乃今不

言象析木象尾而言象大火何也蓋其有身有旂旂者今之所謂旂脚也今日以象大火蓋主旗之身而言以旗之身而下有旂以象龍之心而下有尾也

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

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南方七宿以鶉名之星張星有七星旗之七旂取七星為象也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鄭鍔曰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之宿也西方之熊旗

以象白虎宿之形晉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布一曰鐵鉞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中夾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歐陽氏曰按星圖西方參共十星四角四星中橫列三星所謂參也又中星直下有三星所謂伐也然則六旂之所象合伐與參六星而言之也鄭氏所謂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

而六星是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官也一曰玄宮二曰清廟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府詩定之方中註曰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應龍曰案星圖營室東壁皆二星而營室之東又二星西四星與營室二星合八星則其旁六小星晉志所謂離宮六星是也然則四

旂之所取象但取室二大星與壁二星為四星而言
爾鄭鍔曰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建龜蛇
以象之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旗之正幅為繆旂則屬焉故曰弧旌也